

雨密香暖
漫读书

◎朱睿

春雨绵密——针尖大小的细雨，濡湿了树枝上鼓起的芽苞，沾湿了桃花的眸，梨花的颊，海棠花的唇，湿润了行人远去的脚印。一切温柔又恍惚，缠绵却又沉静安然。

“腾云似涌烟，密雨如散丝。”在春雨温柔敦厚的情怀里，人们似乎穿越进了久远的旧时光：何妨坐于竹舍檐下听雨，提壶煮茶买春，心被春雨滋润，渐渐变得柔软起来，于是，在氤氲的香雾里，人生经历过的周折、悲伤、愤懑、困惑……皆在春雨里消融、化解，渗入泥土，变为人们成长的养料。“一场春雨一场暖”，希望，在春雨中苏醒。

我想，一定是春风唤醒了鸟鸣，鸟鸣唤醒了朝阳，朝阳唤醒了河流，河流引领了村庄，村庄引领了花香，花香引领了春雨，春雨潜入了夜晚。不然，它怎会惊艳了杜甫，又惊艳了如今的我们？

春雨绵密的时候，连光阴都是柔和的。最妙的，莫过于彼时悠悠翻翻书页，同样隐藏着其中的锦句词章，如眼前的春雨，入眼入心。书面上的字符仿佛美丽的精灵，正对我悄悄耳语：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生命因此温暖起来，舒展开来，身体却缓缓积聚着能量，仿佛蚕虫紧紧咬住了深入洞中的青草，就这样咬住了春天。就这样，任凭书页的熏陶逐渐将自己培育成一棵开花的树，枝繁叶茂，挺拔从容，风过留香，引来素色的蝴蝶翩翩起舞，乐享时光。而那一缕似有若无的墨香与纸张之香沁人心脾。如友在侧，心生的这份欢喜简单而绵长。

业余闲暇，偶尔读书稍倦，不妨听一段音乐，品一盏香茗，袅袅升腾起的恬适串联起小欢喜的日常片段，将成为我永远的珍藏。春茶香，非浓烈之香，而是清幽、鲜爽，带着雨后竹林与山涧石苔的气息，直入肺腑。汤色清亮，浅绿微黄，如初春新柳溶于水中。一盏在手，心便澄明。茶烟袅袅，往事如叶舒展。春茶教会我们等待——等霜雪退去，等草木萌发，等时光酝酿；春茶教会我们珍惜——一芽一叶，皆凝天地精华，不可轻慢；春茶更教会我们放下——苦后回甘，浓后归淡，恰如人生起伏，终归平静。它是一年最初的温柔，是大地对人间低语，是时间沉淀后的澄澈。若你尝过一口真正的明前茶，便会懂得：所谓人间至味，不过是春山、晨露、素手与静心，共煮的一盏清光。

窗台映草色，清风传花香。兴致所至，自家阳台飘落的花瓣或一小串花枝都是我曾经爱不释手的书签，也是昔日时光的标签，相互鉴证着我的成长。而书房内肯定是要有兰草来净化空气的，孔子曾誉之“兰为王者香”，自己也由衷希望培养出如兰草一般的高洁志趣。

雨密香暖漫翻书，很多过往已然封存，更多美好正在路上……

早春新萌

◎张国华

早春生机勃勃，万物复苏，醒来时千姿百态，那透风、带响、沐阳的惊喜，展己之长，拼己之力，呈现出最美的风景。庆幸让我关注到缕缕景观，心中聚集了些许感动，不吐不快。

我蜗居的小区，被一场贵如油的喜雨热情关照了两天。它似乎情谊浓浓，轻轻敲窗，表示久违的问候；它似乎格外厚道，一视同仁，丝丝缕缕造访到墙角角落。

记得雨中小区各楼的泄水管里，“哗哗”的流水声像欢乐的交响乐，提桶的、端盆的鱼贯而出，养花人珍惜这难逢的机遇，一趟又一趟地往楼上运送“浇花旺水”。于是开心的笑声、雨中的伞队，此起彼伏，好一派春雨欢乐景。

喜雨召喚，各色新生。惊雷尚未鸣，节令已分明。乱花眩人目，碧翠接遥天。万类齐振作，精气神满满。瞧！那边的蜡梅依然开得烂漫沉醉，淡淡的清香萦绕在每朵绽放的花蕊间；大片的迎春和连翘也不甘示弱，一抹鹅黄，盈盈浅笑；那玉兰也赶紧赶趟，肆意舒展玉容，尽显华贵姿态；而路边的柳树早已翠绿风摆，懒懒地沐浴着灿烂的阳光。

我最关注路边小草，它果然不负所望。雨后破土而出的嫩芽遍地都是，鹅黄色柔软的身姿挤作一团，似乎早已等候多时，如今风向向阳，你争我抢地向春天报到。

在潍坊辽阔的湿地公园、蜿蜒河流中，成群结队的水鸟展翅觅食，正在上演“春之态”，它们时而并肩觅食，时而齐心协力筑“海景房”，为繁衍后代做准备。



山村水韵

◎齐英华

车近小麦峪，远远地望见那熟悉的石坊。它默然矗立在村口，执拗地守着岁月的来路。我在心里轻轻地告诉自己，告诉我：熟悉的小麦峪，我又来了。

可一进村，我有些恍惚，疑心自己走错了，村庄已不是记忆里的样子，街道齐整，村居鲜亮，路南是一家很有排面的农家院，路北有一处休闲广场。是啊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来了。

与小麦峪的缘分始于十年前，为了做一期小米行情的经济观察，我和同事在安丘市辉渠镇蹲点数日，跟小杨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的。

那时的小麦峪，刚开始做乡村旅游。三十岁出头的杨返乡创业，他把父母的房子改造成几间民宿，把小两口的屋子收拾出来，开了间小餐馆，自己掌勺当大厨，自家的米面、蔬菜、鸡鸭，经他的手端上餐桌，接待八方来客。村支书说，小杨是村里第一批“吃螃蟹”的青年。

我和同事在村里刚打造的民宿住了一晚，夜里静得很，只听见望海山的风在窗外吹着，像一首古老而温柔的催眠曲。第二天特意早起，绕着村子转了一圈，去触摸那些斑驳的石屋、石墙，感受浓郁的历史气息。小麦峪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，存有四十余处石屋，相传，元末明初，上将军李士桢见国势危，带兵到李家沟隐居，改名李十一，人称“十一公”。“十一公”生有一子一女李佰良和李佰翠，小妹李佰翠

不染红尘，终身未嫁。李士桢寻一处依山傍水，丛林茂密的宝地安顿女儿，取名“小女峪”。“十一公”去世后，李佰良主家，名字改为“小妹峪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村名改为小麦峪，沿用至今。

我特别喜欢这个村庄的名字，总感觉唇齿间有股麦香，但实际上村民在望海山下种谷子，弥漫着的应该是稻谷的清香，但“麦”字于我而言，似乎就是一种扎实而温暖的丰收。这里产的小米极好吃，熬出的粥有一层厚厚的金黄油，喝下去，肠胃里都是妥帖的暖。

第二次路进小麦峪，大约在春末，我跟随公益组织去做“六一”捐赠活动，小杨是当地的联络人。那两次去，感觉村庄有变化，但似乎并不大，小杨还是那个小杨，除了眼中干事创业的锐气，又多了一份帮扶乡邻的笃定与温和。他建起草莓采摘大棚，帮着邻村的困境家庭销售小米。我站在小石桥上东看看，西望望，河床干涸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这次去，终于知道了答案——少的，原来是水。

村内有水了，新添的灵气，仿佛一只无形的手，轻轻一抹，便将过往那些枯索的笔触都润开了，化开了。小杨家东面的沟渠里，水流“哗啦啦”，像唱着欢快的乡村歌谣，远处的老桥在水中映成美景，新桥连着新修的柏油路，通向更远的地方。

循着他家门前的河流而去，西行，看

到更开阔的水面，水流清浅，贴着河床，清清爽爽地淌着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照进来，碎成千万片跳跃的金鳞。人从河边走过，便在水里也印上一个淡淡的、流动的影子。此情此景忽然想起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虽不是桃花落英的季节，但缘溪而行，偶遇胜境的惊喜是相通的。绕到路上才知，这里有个雅致的名字，叫溯溪水上花园，路的另一侧是自然里营地。

这还是望海山下那个小村庄吗？怎么感觉像是在梦里水乡？这是自然里营地给我的第一印象。一个个小帐篷，搭配着户外桌椅，散落在水面之上，相邻区域用磨盘作桥。望向东方，竟还有一湾更开阔的水面，明镜似的，将整个天空，连同那望海山的青影，一齐静静地拥在怀里。

有了流水，才更有景致，磨盘为桥连起两岸的风景。童心未泯的文友来回走着，还有几个孩子在快乐地跑来跑去。这光景，哪里还有半分昔日那个沉寂山村的身影？

我忽然便明白了。小麦峪的水，不单是眼前这润泽了山峪的溪流，更是一股子活水，“有了水，人也多了起来”，它流进这片土地，也流进人的生活与心田里去。金灿灿的小米，是山地里长出的踏实；清冽的山水，是日子里漾开的盼头。而小杨以及和小杨一样返乡创业的人，是为这片土地“引水”的人——他们像“活水”一样，把新观念、新力量带回乡村，润泽村庄。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刘永久

拍摄地点：卧龙街东方路路口



二月二，打鱼冻

◎韩玉荣

相信大家都吃过鸡冻、猪蹄冻，还有猪皮冻，但不知道你吃没吃过“鱼冻”？

这是上世纪70年代特有的东西。当时流行一句谚语：“二月二，打鱼冻。”顾名思义，“鱼冻”是在二月二这个特定的时间诞生的。

在二月初一这天，人们把过年攒下的鱼头和鱼尾巴洗干净，泡好。第二天早上，在锅里先用一点油煎一煎，后放一些水，

加一点盐。如果有剪短的红薯粉条，那就锦上添花了。再用大火把水烧开，粉条煮软，搅拌一点白面糊下到锅里，做成类似潍坊人喝的咸粘粥，只是带有一点可怜的鱼腥味。停火后，撒一把自己院里种的鲜菠菜段，等冷下来凝成面冻。这就是所谓的“鱼冻”。

“鱼冻”可以热吃，也可以凉吃。其实，是吃不了几顿的。因为当时没有条件吃

鱼，人们就发明了吃“鱼冻”，寓意年年有余。现在条件好了，鱼随便吃，再也不用打“鱼冻”了。我后来试着打过几次，但总是与原来的味道大相径庭。

马上二月二了，脑海里不时浮现出：二月二早上，一家人围坐在热炕上，中间放着那张古老的木头饭桌子，吃着窝窝头，就着“鱼冻”吃早饭的热乎劲儿，当然还有偶尔吃着一点小鱼肉的窃喜。

二月二的期冀

◎宋建文

我离开老家昌邑最西边那个小村子，一晃四十年，少年时期的许多往事渐渐模糊，但关于农历二月二那天的情景，却记忆犹新。

老家人把二月二看做“龙抬头”的日子，是春萌启耕，纳福驱邪的时令。正月刚过，春雷已动，雨水渐多，草木发芽，正是农耕启动的好时节，乡亲们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期盼，就凝结在二月二打囤、炒豆的习俗里。这些民间习俗的起源早已无法考究，却像乡间不起眼的野花，扎根沃土，开了一茬又一茬，成为我心底深处的温馨记忆。

二月二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开始打囤。打囤需要草木灰，这些灰从大年初一就准备了。当天煮饺子用豆秸烧锅，饭后母亲会把燃尽的豆秸灰仔细收好，存放起来，等着二月二使用。老家流传着“烧豆秸，中秀才”的说法，豆秸灰自然深藏着对家人平安、后辈争气的朴素期许。

父亲端着盛满草灰的簸箕，捏一根小木棍，先沿院墙根撒一圈灰线，护住院落，寓意挡灾避虫。随后轻敲簸箕，让细灰缓缓落下，在院子地上画出三环相套的圆圈，大圈套小圈，分别称为仓院、粮仓和囤心，侧边再画上三级灰梯。囤心摆上五谷杂粮，用砖头压住，祈愿五谷丰登，吃穿不愁；然后在堂屋打钱囤，囤心放上几张钞票，用碗盖住，意为锁财纳福。

整个过程，父亲神情虔诚，一边撒灰一边低声念叨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金银财宝往家流；大囤满，小囤流，一年吃喝不用愁。”没有隆重的仪式，只有庄稼人对土地的敬畏，对好日子的向往。

父亲打完囤，母亲会端出炒豆让我们吃上几颗。炒豆是提前一天就做好的，吃到嘴里香气四溢。老家管炒豆叫“料豆”，在昌邑更有蝎豆、歇豆、血豆、叶豆四种叫法，各有寓意：驱邪避害、启耕劳作、红火顺遂、五谷丰登，一锅炒豆，装满全家的

期许。

母亲炒豆是把好手。她总是提前泡好黄豆，沥干水分，次日把细黄土炒热，投放黄豆不停翻炒。灶火“噼啪”作响，锅里响起翻炒声和豆撞声，香气从屋子溢到院子，又传出好远。炒至金黄，将豆子倒入盆中，趁热撒上红糖拌匀，冷却后颗颗酥脆，清香扑鼻。我们这群孩子上学时总是装满口袋，互相交换着品尝，偶尔会吃到一个纯粹的红糖蛋，那种滋味真是美上天。母亲常说，炒豆炒走晦气，把来年的日子炒得红红火火。

四十年光阴流转，我早已住进城里，老家二月二的习俗，已渐渐淡了许多。如今没人再费心积攒豆秸灰，清晨在院落里打灰囤的人越来越少，自家炒豆的也不多见，那些热闹的民俗，慢慢成了渐行渐远的回忆。商超货架上，炒豆口味五花八门，甜的、咸的、麻辣的、五香的应有尽有，随手买随吃。我尝来尝去，终究不是小时候母亲炒出的味道。

鹧鸪天·山旺化石

◎刘树亮

万卷书开述未穷，石痕写尽劫时容。纹呈叠叠洪荒印，脉隐层层造化工。
犀奇魄，鸟惊空。更兼鱼贝伴昆虫。今成地质公园景，打卡人迷华夏风。

满江红·参观山旺

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感喟

◎于志超

石卷天书，谁识得、洪荒印迹？凝眸处，鱼游碧沼，蝶栖苔壁。一霎霆雷销玉骨，千秋风采铸青册。问苍穹、多少古生灵，成过客。

沧海变，桑田易；星斗转，光阴掷。念浮生如寄，几番朝夕？幸有此身逢盛世，欣看夜雨迎朝日。待来者、接力续新篇，无穷极！

吟山旺古化石

◎赵永德

太古光阴石上栽，临胸奇卷为谁开。
鹿从谷底惊初现，鸟自岩层讶复来。
万册天书藏野迹，千秋母性印灵胎。
东风忽破瀛洲梦，犹带春日照碧苔。

临胸山旺化石

◎丁诚忠

石破惊开万卷书，红尘匿迹页岩储。
汗青难表史前貌，山旺功名名不虚。

立春游城

◎李玉明

寻春漫步过青州，满目繁华小卷幽。
表海楼前云渐暖，万年桥下水初柔。
香流西岭梅花面，声颤南枝喜鹊喉。
直待云驼新雨沐，桃符遍插古城头。

春鲜

◎接贵欽

惊蛰一过，街面上就陆续有了春鲜。先是蒜薹和鲜蒜头。作为一个山东人，味蕾记忆和成长基因里是绝对少不了大葱和大蒜的。这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，似乎难以理解，他们可以接受辣椒之辣和麻椒之麻，却闻不得、尝不得葱、蒜刺鼻之辛辣——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葱、蒜只是炒菜的调味料而已，怎能空口咀嚼而大快朵颐呢？这恰恰是葱、蒜的魅力，非山东人不解其味也。

可目前上市的蒜薹和鲜蒜，一定是温室大棚产物且物价高昂。但等不及了，一定要买来尝尝鲜，且一定要生吃。比如蒜薹，洗洗直接入口；白嫩处鲜甜多汁，清脆爽口；顶端则瘦硬耐嚼，辛辣适中。或是卷入煎饼或油饼中，抹上一溜大酱，撒一些虾皮或芝麻盐，那简直是人生欢愉时刻。或是切碎入碗，倒些酱油、醋，无论下酒还是佐饭，均能满口生津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再就是香椿。童年的记忆里，大约在清明前后，房前屋后的香椿树才芽苞破绽，嫩叶满枝头。这是多么久的等待呵！去年秋季枝叶落尽，香椿树就孤零零地立在墙角，无人问津。寒冬时节，北风呼啸，光秃秃的香椿树枝梢发出凛冽声响；大雪飘飞，一夜院白，香椿树也被上了一层薄沙雪衣，主人把满院的雪堆积在香椿树下。

春光伊始，乍暖还寒，柳绿桃红时，那香椿树枝头也萌龔出芽苞，芽肥苞满，叶呈紫红色，但舍不得掐摘，让它再长一长，直到长出四五片或六七片叶子，才满满一把地折下来，浸洗，晾晒，揉搓，封存。每次只挑出一小块，每人仅吃一两根，而一旦开坛或开瓶，香气就萦绕在梁间，久久不散。几十年前的那段岁月，有时一坛香椿能吃到年终岁尾，因为浸泡了足够粗盐而成了真正的咸菜。而香椿炒鸡蛋、香椿拌豆腐等家常珍肴也是生活好起来才有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每年开春，超市或集市上一旦有了香椿，无论如何也要买一些，要么鲜炒鸡蛋，要么照例揉搓了放入瓶中，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。

第三鲜就是春笋了。一说到笋，就想起苏轼“好竹连山觉笋香”的诗句，继而又想起他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雅趣。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人，对春笋没有多大的回忆和眷恋。有一次在一家饭店吃了一盘酸笋炒肉，酸脆可口，记忆至今。前几日偶尔说起想尝一尝春笋，孩子立即在手机上下单，不到半小时快递小哥就送来四根鲜笋。按照网络教程一步步操作，没想到第一次炒春笋，味道还真可以，总算吃到真正的时令鲜蔬，品尝到笋的鲜味了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这个时节还可以到河堤上去拔取草的嫩芽，细细甜甜的，后来读《诗经》才知道，这就是“自牧苜蓿”“手如柔荑”的苜；还有荠菜、榆钱、莴笋、冬韭、水萝卜，这些都是大自然馈赠，更是人生的美味。